

文化印记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2024—2025 音乐季开幕演出。



上海音乐厅外景。

上海音乐厅平移 20 年迎来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回家”

中西合璧带来非凡音乐体验

2004 年秋天,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奏响了上海音乐厅历史性平移工程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2024 年 8 月,这支乐团在音乐总监、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的带领下“穿越回家”。

始建于 1930 年的上海音乐厅,前身为南京大戏院,是由中国建筑设计师自行设计的具有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戏院。它曾是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工部局乐队”的首演地,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这里复出表演了《贵妃醉酒》。1959 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厅,成为全国第一座专业音乐厅,它不仅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和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更承载了一代代申城爱乐者的深情记忆。

为顺应上海城市改造规划,2002 年 2 月 16 日音乐厅“开步走”,经过近 200 个日日夜夜,五千多吨的建筑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66.46 米,并抬高 3.38 米,创下了中国建筑平移史上的“首例”奇迹。驻址新址的上海音乐厅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首场演出正是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二十年后,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2024—2025 音乐季开幕演出,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穿越 20 年时空再次登台,用瓦西里·佩特连科的话来说:“我们回家了!”而有古典音乐界“破圈者”之美名的小提琴家陈锐近年来因短视频在互联网上爆火,吸引了大批年轻乐迷早早坐在音乐厅外排起长队。演出中,陈锐用科恩戈尔德《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35)、新专辑《小夜曲》“全球首演”和他标志性的帕格尼尼第 21 号随想曲,高燃运弓,实力线下“宠粉”。中西合璧的曲目和非凡的音乐体验,呈现平移 20 年来音乐厅与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时空共振、灵魂共鸣。

心里面总算松了一口气。”

1983 年张国勇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毕业时的毕业音乐会就在上海音乐厅举行,1997 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后的首场演出也在这里。平移之后,更多次指挥上海歌剧院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乐团在音乐厅演出。在张国勇眼里,全国第一座专业音乐厅有着最厚重的历史感,“这是最珍贵的”。“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不光需要有现代的东西,更需要有传统的东西,因为艺术发展需要一个传承的过程。上海音乐厅见证了上海文化发展的历程,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说。

“40 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就在这里。”资深音乐爱好者、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近 20 年来,亚洲演艺之都高速发展,剧场越建越多,但上海音乐厅走出自己小、精、特、专的特色道路,为这座城市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坚持以人为本、主动亲近服务广大音乐爱好者,成为几代上海市民心中的‘音乐文化客厅’。”

而最终走进了剧场来“面对面”交流。有趣的是,陈锐所用那把 1714 年“海豚”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曾是著名小提琴家亚沙·海菲兹的专属,此琴 2008 年曾随日本小提琴家访问内弟子到访过上海音乐厅。这一晚,“传承”和“成长”,在这个舞台有了美妙的具象。

曲目中西“合璧”,音乐文化在此碰撞交流

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为上海音乐厅平移 20 周年特别呈现的两场音乐会曲目设计堪称中西“合璧”。除《天方夜谭》、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等经典的西方作品外,曲目编排还加入了中国作曲家关峡的《木兰诗篇》和谭盾的《卧虎藏龙》,中西音乐在此碰撞激荡、交融交流。

中国作品方面,第一日上演关峡的《木兰诗篇》,其创作内容来自中国古老的文学创作《木兰辞》。这部作品最初是以关峡和作家刘麟共同创作的民族主义歌剧的形式上演,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凡的反响和赞誉。这一版本是关峡应北京现代音乐节总策划叶小纲邀请,将歌剧《木兰诗篇》中的部分声乐、器乐段落重新架构成的无声乐版《木兰诗篇》集成曲。相较于歌剧版本,集成曲更加短小精悍,能作为单独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古典乐听众接触到这部优秀的中国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日演的谭盾作品《卧虎藏龙》选段,源起于 2001 年第 73 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后作曲家将进行整理并独立出版,与张艺谋的《英雄》、冯小刚的《夜宴》电影配乐,共同组成谭盾《武侠三部曲》。

在西方作品方面,第一日的科恩戈尔德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陈锐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科恩戈尔德 1945 年创作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凸显了这位作曲家在十二音与序列主义横行的时代坚守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决心。另外,佩特连科和乐团还演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布里顿的《四首海的间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第五交响曲》。

邢晓芳 臧韵杰

乐迷心中的“无可替代”,让文化地标从历史走向未来

上海音乐厅平移后茁壮发展的二十年正反映了上海古典音乐文化市场二十年的变化发展——音乐会的氛围越来越好,听众欣赏水平和文化品位越来越高。

与上海音乐厅有着二十年亲密接触的资深乐迷刘恩惠就是见证人之一,“2004 年是我对现场音乐会开始产生兴趣的第一年,在这之前我更习惯在家里用音响来听古典音乐。上海音乐厅完成平移是一件大事,但当我知道英国皇家爱乐这场平移开幕音乐会的时候,票已经卖完了。”刘恩惠清楚记得,开幕音乐会正值国庆节放假,心有不甘的他来到音乐厅新址的门口,希望能够等到一张退票,“最后我在周围盘桓了半个多钟头,没有成功。”不过,二十年来,刘恩惠已在上海音乐厅观看了很多场音乐会,既有令他印象深刻的杨松率率领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蒂勒曼率领的慕尼黑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乐团的音乐会,也有多场“星期广播音乐会”等公益

名团“回家”,见证“破圈”小提琴家陈锐成长

为平移 20 年的特别呈现,上海音乐厅邀请到 20 年前平移完成后首个登上“新音乐厅”舞台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携手瓦西里·佩特连科、陈锐联袂演出。乐团代理总经理休·戴维斯为 20 年后的“穿越”归来特地送上满满祝福:“我们向上海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福,祝愿音乐的力量经久不衰,祝愿合作的精神与友谊的纽带将我们长久凝聚在一起。”可见乐团与上海音乐厅情缘深厚,非一朝一夕而成。瓦西里·佩特连科曾在 14 年前率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在此登台,“这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让我有‘回家’一样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陈锐时隔多年的亮相。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他,早在 15 年前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奖后就曾亮相上海,并与上海交响乐团有过多次巡演合作。近年来,陈锐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传播,以古典音乐“破圈者”的美誉与千万级数量的新听众建立了连接。他在演出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分享了自己从执念于“小提琴演奏家”到热衷于“音乐推广人”的心路转变。“音乐不再是目的地,而只是我和人们(听众、网友、青少年学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分享能量的过程。”他说,从儿时偶像、杰出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身上学到很多,“音乐仍然是我的兴趣和热爱,但重心是人。”所以,他花许多时间在公益事业、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传播,也很开心无数人从网上刷到他的街头即兴视频,

举世无双的“平移工程”见证城市发展变迁

“当年听到音乐厅要平移的消息,对于我们简直是天方夜谭,生怕把这个历史建筑给毁了。”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教授回忆起当年平移工程的“惊心动魄”仍然“心有余悸”,“平移工程完工后,内部音响效果和后台设施都有很大的改观,外围绿化环境也变得非常好,我

【评弹】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历史与生活可以如此粘连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

这是个值得开心的消息,但它引起的关注与反响,却并不能用“轰动”来形容。也许是“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地位过于牢固的缘故,也许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入选世界遗产是板上钉钉的原因,当好消息传来,大家都觉得这在意料之中。

申遗成功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把“北京中轴线”列入 City walk 计划的人又多了一些。从北边的钟鼓楼一路往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门、正阳门,一直到永定门,这一路上的建筑,由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每一个都值得流连,全长 7.8 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全程漫步下来,从观到文化,从思想到精神,无疑都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现在想到“北京中轴线”,它作为皇权观念的产物,封建帝王的意志体现,以及古代中央集权的体制象征,都被淡化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它所代表的城市规划设想,文化与文明的留存,包括与百姓日常生活的融入……

“北京中轴线”从 2012 年启动申遗开始,就进入了反复被讨论、严谨被论证、谨慎被执行的节奏与氛围,恰是在这种节奏与氛围里,概念意义上的“北京中轴线”也从蒙尘的历史里,愈来愈清晰地凸显在公众的生活中。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北京中轴线”逐渐被“擦拭”得更清晰,也更加吸引人。人们意识到,申遗会使得这一“理想都城范式”得到更好的尊重与保护,亦会使历史与生活的粘连更为真实、妥帖、自然。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是充分听取了多方意见的,比如提出申遗

后不久,就传出重建地安门的消息。1955 年为改善交通,地安门被整体拆除,如果不重建,中轴线上的九门就只剩八门,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失去了一个重要地标符号。而如果重建,一个散发着水泥味的“新地安门”,则会像假肢一样,被强行加到原有的古老建筑体系里,显得不伦不类。很快,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组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不再复建地安门,这也是对历史的一份尊重。保护“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在于,不再使它遭受一丝一毫的破坏,但对于已经破碎的,谨记教训,立一块碑在原址,或是最好的纪念。

要不要拆除“北京中轴线”附近的现代化建筑,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中轴线两侧的现代化建筑和中轴线的传统建筑格格不入,应当列入整治和拆除计划,而另有一种建议,觉得不少现代化建筑修建于中轴线两

旁,既然已成既定事实,就不妨接受和尊重——现代建筑也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现代化建筑,随着长期被使用,已经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密不可分,而且如果一拆了之,还会造成不小的浪费。最终,“少花钱、办大事”“不扰民、办实事”还是成为“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方针,这一方针也使得申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不知不觉”间完成所有申遗准备工作。

北京中轴线上那些宏伟的建筑,见证了诸多历史风云变幻,这次能够申遗成功,也使得中国人心那份文化自信得到一次释放与巩固,但更值得欣喜的,是申遗成功之后,并非用无形的“玻璃罩子”把文化遗产“隔离”起来,使它变得遥不可及。文化遗产的最好留存方式,是在与当代人的生活时时发生交流与互动,如此,文化遗产才能焕发出光泽,如明灯一样,照亮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时讯】

黔版图书《陈夔龙全集》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

本报讯 8 月 29 日在沈阳举行的第 37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黔版图书《陈夔龙全集》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

据悉,此次年会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并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推荐活动,共有古籍类图书 255 种、普及读物类图书 52 种参加评选,经评议,100 种优秀古籍类图书、12 种优秀普及读物类图书入选。

《陈夔龙全集》共 10 册,是贵州籍清朝总督、民国上海诗坛“逸社”盟主陈夔龙的诗文著作全集及资料汇总。陈夔龙曾亲历晚清重大历史事

件,其诗文著作属于乡邦文献,对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全集》主要依性质分为内编、外编、附录三类。内编为陈夔龙本人诗文集,外编为陈氏编纂家及诗友作品集,附录为涉及陈氏的资料汇编。其中内编分诗、文,诗集主要有《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鸣原集诗存》《把芬庐存稿》《集外遗诗》,收录诗作近万首;文集有《庸庵尚书奏议》十六卷以及《水流云在图记》《梦蕉亭杂记》《集外遗文》。外编分为诗、词。该书入选贵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2022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敦煌学研究文献库上线

新华社电 8 月 27 日,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文献库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敦煌历史影像资料、敦煌学特色电子图书、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等,提供统一检索、新书推荐等服务。

“国际显学”敦煌学涉及历史、考古、艺术、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百余年来已形成规模巨大的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基于“数据共享”理念的敦煌学研究文

献库,汇集了敦煌研究院珍贵的馆藏资源和国内外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数据库不仅能实现相关资源的统一检索和调用,也能为学者们开展系统性研究、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提供学术支撑。

据悉,敦煌研究院此前已建成“数字敦煌”资源库和“敦煌遗书数据库”,实现了敦煌石窟高清数字化图像资源和藏经洞数字资源的共享。敦煌学研究文献库由敦煌研究院与超星集团联合打造。

【图片新闻】



8 月 26 日,“红漫大别山——上海、六安红色文化文物展”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幕。展览展出约 60 件珍贵文物史料,展现上海、六安两地源远流长的红色血脉。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传真



8 月 27 日,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2024 全国巡回演出在福州上演。演出共分为《舞从天上来》《歌飞新丝路》《交响昆仑情》三个篇章,通过舞蹈、声乐、史诗吟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绚丽多彩的美丽新疆。图为演员表演舞蹈《黑走马》。

新华/传真



“文瀚雅集”系列活动日前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启动,首场活动展出 9 位藏家的 30 余部珍贵藏书,并举办“走进古籍专题收藏的世界”主题分享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进行了珍藏古籍展示,共话古籍收藏与文化传播。图为活动上展示的藏品。

新华/传真